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卷之二

嘉定夏炘心伯甫學

釋禘一

以禘爲祭天之說者始於韋元成之解祭義而康成因之以注禮及詩後儒同異遂起唐陸淳宋趙匡據大傳喪服小記祭法諸篇而得禘之正說一洗鄭氏之陋然而爲鄭氏之學者猶不能無疑徧檢經傳言禘雖三代異制王朝侯國異宜末世僭越異禮其間有孔氏遺言有後儒依托純襍亦復異趣而皆以爲宗廟之祭無一語及祭天者請爲二十五證以釋之禮記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祭與祭天無涉證一儀禮喪服傳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雖不言禘言與大傳相表裏喪服傳爲子夏之言或大傳所自出大傳由尊及卑喪傳自卑溯尊皆言祖考無一語及祀天證二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上節言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次節言別子

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上下經文皆言宗廟祭祀親疏隆殺何嘗一語道及天帝證三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祭天燔而不灌證四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文承上章禘灌證五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社承上事上帝禘嘗承上祀乎其先證六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證七爾雅禘大祭也繹又祭也證八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證九郊特牲春禘而秋嘗證十祭義君

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證十一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證十二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證十三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證十四雜記十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證十五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證十六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證十七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證十八左氏傳襄十六年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證十九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證二十又二十二年將禘於襄公證二十一定八年禘於僖公證二十二周頌雝敘禘大祖也篇中備言文武烈考文母證二十三商頌長發敘大禘也篇中歷

敘有娀元王相土成湯以及河衞證二十四說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上兩字爲祠礿下兩字爲祫祼不與柴禋諸文爲次證二十五凡此二十五證經典之言禘略備矣明乎禘非祭天而後禘禮可得而言也

釋禘二

禘有二有禘所自出之禘有四時之禘大傳小記論語爾疋所載祭所自出之禘也王制祭統祭義所載四時之禘也周以前天子有祭所自出之禘亦有四時之禘其四時之禘或屬之春見郊特牲祭義或屬之夏見王制祭統記禮者襍引不知確爲何代矣諸侯

僅右四時之禘無祭所自出之禘所謂不王不禘也周人尚文因王者有祭所自出之禘不應時祭復與之同名故改云祠禴嘗烝周禮爾雅詩天保所云是也因諸侯無祭所自出之禘故春礿夏禘秋嘗冬烝仍而不改左傳所云烝嘗禘於廟享君之未禘祀祭統所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統末敘魯郊禘之事故知所言爲周制是也其諸侯所以不改者猶之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而諸侯仍用殷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國也惟魯僭用天子之禘其時祭遂不與他國同名明堂位所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僭用天子之祭也又曰夏

礿秋嘗冬烝與周同時祭之名非猶諸侯之用舊名也經典中禘名錯出諸儒紛紛爭論不已以此求之若網在綱如裘挈領矣

釋禘三

禘與祫二祭也大禘止於天子時禘逮於諸侯祫則逼乎大夫士大傳所謂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士虞記亦云謹薦祫事是也士虞之祫非合昭穆之祫然亦見其名通於士禘者於始祖之廟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或疑大傳小記所云其祖始祖以下皆謂之祖獨不包羣祖乎不知大傳小記之言出於喪服傳喪服傳明言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則所謂其祖始祖也以其祖

配之以始祖配也大傳小記或後人所記喪服傳子夏所作足以取信矣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無主耳斯禘祫之義也禘於周禮謂之肆獻祼又謂之追享祫謂之饋食又謂之朝享趙氏匡采曰肆獻祼饋食在時享之上禘以肆獻祼爲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鄭先農云追享禘也朝享祫也合而一之則周禮不可解矣蓋禘尊尊也故不王不禘祫親親也故達乎大夫士禘從示帝聲形聲兼會意四代自出之祖爲黃帝帝嚳故從帝秦蕙田說又帝諦也說文禘亦有審諦之義故時祭兼有之祫從示從合會意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說文大夫士廟數雖少

合祭則同故亦有時用之明乎禘祫為二祭而禘祫之義始定

釋禘四

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出於禮緯而張純及康成信之五年再殷祭出於公羊傳而康成禘祫志一遵其說徐邈又謂禘祫二祭相去各三十月於是先三後二先二後三轇轕不清歷代互用迺有窒礙即便更革張子橫渠曰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初驚其說之創後考之於經而知其不可易也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為禘朝享為祫則二者行於四時之閒非行於三年五年之閒矣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郊與禘齊舉兩日至並言郊每歲行之則禘亦每歲行之玩其文義皎然可據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勢亦蟬聯而下兩兩並舉無所區別郊每歲行之禘安得不每歲行之乎祭統曰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不惟與郊對舉并與嘗同舉嘗無三年五年之別則禘從可知矣春秋所書二禘一因告祭於莊廟一因用致夫人其每歲常行之禘不書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子因禘祭而發是言夫子仕魯之年經

未嘗言禘其爲歲之常祀不言無疑也此則經典之所未明傳記之所未析晦盲於緯候之書歷千有餘年始撥雲霧而見青天而仍徵信於經典傳記之中特後人未之察耳至於禘祫之月張氏純曰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叙飲食雖於經無據而禮以義起君子不之嘗焉

釋禘五

或曰禘祫每歲行之者之經傳有明徵矣王制禘嘗烝皆有祫何也曰此夏殷制也夏殷不別行祫祭天子之祫就時祭之禘

嘗烝爲之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大廟諸侯時祭之禘一歲各特祭於其廟一歲合祭於大廟嘗烝則皆祫祭於大廟也周人尙文每歲四時之祭皆特祭於其廟別行禘祫於四時之閒諸侯四時祭外冬另行一祫而已或曰魯之大嘗禘何也曰魯初僭禘禮於大廟後秋嘗之祭各廟亦以禘禮行之而謂之大嘗記者不察遂以爲賜魯大嘗與禘也魯頌秋而載嘗歷歌牲樂之盛是其證焉嘗始僭禘後遂用禘禮於嘗始禘太廟後遂用禘禮於羣公之廟始祭用禘樂後遂籩豆皆用之此皆末世之失非成王之賜明矣或曰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以

爲祫祭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又以爲禘祭何也曰祫之爲大事非僅公羊傳穀梁亦言之無可疑矣惟昭十五年之有事左傳以爲禘遂至康成禘大祫小之言而後儒又以禘祫爲一事不知皆非也昭十五年實行禘禮因叔弓卒而去樂禘禮不備故史官謂之有事左傳指其實而言之仍謂之禘非禘與祫一事也或曰周既尊禘改時祭爲祠禴嘗烝矣而論語猶云禘嘗之義曾子問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何也曰舉禘該祫舉嘗該祠禴烝立文取便不以爲嫌故或曰禘嘗或曰嘗禘焉

釋天子諸侯廟享獻數

祭祀之獻數惟大夫士三獻見於今少牢特牲饋食二禮天子諸侯無文孔穎達禮運疏謂天子與上公及二王後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賈公彥特牲疏謂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惟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江氏永云饗禮諸侯長十有二獻則大祭宜亦有十二獻炘案禮文殘缺以鄭氏司尊彝注釋之似無祫禘時祭之分則同用九獻也其九獻節次尸入室作樂降神王以圭瓚祼尸祭之啐之奠之而不飲是爲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是爲二獻此祝延尸入在室之兩

獻也王迎牲至庭麗於碑王親執鸞刀啓其毛祝以血毛告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是謂三獻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是爲四獻又以腥解之肉洗之於湯曰爓后薦饋食之豆籩乃薦爓於尸主之前謂之爓祭亦謂之饋食饋獻司几筵註饋食於堂禮器羹定詔於堂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

尸是爲五獻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爲六獻此皆尸坐於堂之四獻也孔氏禮運疏以饋獻在尸入室之後賈氏周禮疏以孰其殺當饋獻節在尸未入室之前江氏永曰今攷司几筵吉事變几鄭注有饋食於室之語若尸旣入室則當食舉矣豈先獻然後食乎又案禮運以薦血腥法上古孰其殺法中古其下文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云云皆在未合亨之前獻醴卽朝踐也獻醆卽饋獻也然則饋獻不在陰厭之後明矣乃退取未熟之滑肉合而亨之合熟升鼎載俎乃延主於室從堂上朝踐饋食之豆籩入室設於尸席前俎入設於豆東太祝酌酒奠於鉶南蕭合黍稷旣奠然後焫蕭合羶注當爲馨香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延尸入室舉斝角詔妥尸尸食十五飯畢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是爲

七獻王酳尸之後后用璧角酌饋獻盎齊亞獻諸臣爲賓者又用璧散酌盎齊三獻是爲八獻九獻后與賓之酳周禮又謂之再獻此室中薦孰時之三獻也統而論之王后各四獻賓一獻室中前後五獻堂上四獻乃九獻正禮也自此以後則加爵矣至於侯伯七獻崔靈恩據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謂薦腥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謂薦爓時）以爲朝踐及饋獻君皆不獻祇有夫人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子男五獻亦以薦腥饋孰時君皆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夫人與賓皆不獻故爲五獻孔穎達不然崔氏五獻之說以爲子男朝踐饋孰君與夫人皆不獻酳

尸三獻通二灌爲五獻炘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云尸飲五二灌不飲朝踐饋獻飲二爵酳尸三爵共飲五爵君洗玉爵獻卿注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尸飲七以後皆加爵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飾賈孔之說不同孔謂祭統據備九獻者言至主人酳尸而尸飲五賈謂祭統據侯伯七獻者言至諸臣再獻而尸飲五江氏永曰據司尊彝注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推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則當以賈疏爲正若如孔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其言飲七飲九皆誤盖尸飲五正獻已畢飲七飲九皆正獻之後加爵也則備九獻者尸飲九而獻大夫尸飲十一而獻士及羣有司可知也凡所謂君者皆指五等之諸侯而言未嘗別其爲公侯伯子男也則天子九獻

諸侯同七獻可知蓋天子諸侯同有灌鬱鬯薦血腥之事天子九獻諸侯腥爓缺二獻以下天子江氏永曰禮有放而不致之例豈天子祭先公七獻朝踐饋獻皆王獻而后不獻侯伯避王故特異其禮與圻案江氏亦主子男五獻故云侯伯必七獻始能備禮若必分之爲七爲五未有不多生支節者也如天子七廟諸侯同五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同五月天子之席五重諸侯同三重天子一食諸侯同再食皆不以命數爲等差何獨至於獻而疑之

釋天子諸侯無陰厭

天子諸侯陰厭之禮不見於經亦不見於注馬氏通典朱子儀

禮通解皆不言天子諸侯陰厭之事秦氏五禮通考忽於迎尸之前補天子諸侯陰厭之禮其實經固無是也考士虞特牲少牢三篇皆有陰厭陰厭者尸未入之前設几於奧奧者陰闇之地故謂之陰其設饌有酒有黍稷有俎有肵俎有豆有鉶芼厭者飫也言神飫飲食也故謂之厭此陰厭之禮所由來也蓋大夫士祭禮皆自熟食始尸未入之前饎爨（少牢名廩爨）牲爨（少牢名雍爨）俱熟爲致爲俎一一實而陳之以行陰厭之禮若天子諸侯則不然天子諸侯之祭也自血腥始尸既入之後猶未殺牲則尸未入之先何得有俎脟膋燔燎之黍稷皆以生燒之又何得有

敦無敦無俎則尸之所厭者果何物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斷無陰厭也明矣其所以無陰厭者何也蓋大夫士之禮卑卑者之於祖宗以人道事之而已生人之道飲食爲重故羹飪而後祭祭先陰厭飲食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禮尊尊者之於祖宗先以神道事之而後及於飲食故未殺牲以前有祼祼者以秬黍釀酒築以鬱金酌以圭瓚灌之於地以求神於陰也既灌以後始殺牲升首於室取牲之膋染以香蒿合以黍稷燔燎報氣以求神於陽也此皆以神道事之者也較之陰厭其用物宏其取義博此天子諸侯之所以無陰厭也或曰大夫士陰厭之禮有祝

酌奠又有祝詞如少牢所載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之語天子諸侯既無陰厭則酌奠及致祝詞果於何時乎曰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據注疏之說則朝踐禮畢牲合亨之後陳饌於室天子則祝奠斝於饌南諸侯奠角於饌南然後迎尸入室尸入而舉之然則酌奠一節似可依注疏之說在朝踐禮畢牲既合亨之後矣至於致祝之詞周禮有太祝掌六祝之辭二曰鬼號鄭以皇祖伯某釋之則天子諸侯之有祝辭明甚或在既祼以後或在朝踐後尸未入室之時今已不可得考必欲補陰厭一節以爲與

特牲少牢同則於經誠未有徵也

釋牲體左右胖升載分合上

凡牲體有左右胖由鑊實鼎曰升由鼎實俎曰載有用全體者有用右胖左胖者大約牲專用於一人則實全體分用於衆人則以右體爲貴而左體次之儀禮中吉凶賓嘉皆同此例注疏不能條分縷析以致後人各持己見皆未通考全經之例故也

士冠禮醮子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盛氏曰句法與公食大夫禮蓋執豆相似）醮子是一人禮食無分俎故用全體公食大夫亦專用於一人無阼席經云載體進奏注云體

謂牲與腊也案腊之用皆純體則三牲亦必純體故經於魚腊飪之下統云載體進奏謂牲與腊之載皆純體而進腠也注說甚明疏以爲此用右體其左體以爲庶羞不知儀禮中用左胖右胖經記皆有明文公食一篇經記無左右胖之語則爲純體無疑疏不明一人食法皆用全體而以鄉飲射等篇况之失之遠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於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又云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大斂陳三鼎於門外豚合升又云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盖初喪之禮不忍異於生存一切以事生之禮行之生人一人食法皆合

左右胖故大小斂亦如之以上皆一人之食無分俎合左右胖之證也至於既夕禮遣奠及士虞禮漸變生人之法以鬼神事之又不欲同於吉祭故皆用左胖此禮之變非常例也亦有兩人食而合用牲體者昏禮親迎陳三鼎於寢門外其實特豚合升北面載是也蓋夫妻胖合禮曰同牢夫婦共俎凡禮食人皆異俎與一人食無異故亦合左右胖也若夫兩人以上共牲分俎則以右體爲尚而左體次之鄉飲酒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鄉射無介此外

鄉飲又有遵者之俎鄉射又有獲者釋獲者之俎遵者之俎經記無牲體明文獲者之俎記言折脊脅肺臑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注謂遵者俎賓主人之餘體獲者俎大夫（即遵者）之餘體非也記明言賓主人介之俎皆右體也則其餘用左體可知矣蓋鄉飲之賓介乃主人以賓與之禮禮之者而主人又本州之長三者皆尊故用右體遵者雖大夫然係本州觀禮之人可以用左體至於獲者與釋獲者皆賤其用左體益可知記卽此以見彼無煩辭費也（特牲少牢二禮牲俱言右不言左明自右以外皆左與鄉飲射同例）燕禮之賓與鄉飲之賓同君與鄉飲之主人同大射之卿與鄉飲之遵

者同獲者釋獲者皆與鄉射同記不言者已於鄉飲射言之也此嘉禮共牲分俎之禮鄉飲燕大射牲用狗不升於鼎皆自鑊載於俎與他禮異祭祀吉禮亦倣嘉禮爲之特牲饋食禮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二骨長脅二骨短脅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胙俎臂注臂左體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婦俎觳折其餘如胙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此記惟尸俎云右則自祝俎以下皆用左不獨胙俎用左臂也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羊右胖升於鼎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

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一鼎司士升豕右胖與羊同一鼎又云上利升羊升於俎載之載右胖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祝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佐食俎折此經亦惟於尸俎言右則其餘用左又可知矣有司徹尸俎羊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豕右體與羊同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阼俎羊臂一脊一脅一豕脀臂一脊一脅一注云臂左臂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長賓俎羊骼一衆賓脀體戊注云尊體盡儀度餘骨所用而用之長兄弟脀折脅一衆兄弟儀內賓兄弟薦

胥盖祭祀之禮貴尊於尸故尸用右胖其餘皆用左胖特牲少牢止於尸言右胖者見尸以外皆用左得有司徹之詳列不惟特牲少牢言右見左之例明即鄉飲射記言右見左之例亦無不明也此皆見於經而可考者也

釋牲體左右胖升載分合下

一人禮食必用全牲於聘禮亦可徵也聘禮致飧賓飪一牢鼎九腥一牢鼎七上介飪一牢鼎七衆介皆少牢歸饔餼賓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上介三牢飪腥餼各一牢士介四人皆餼太牢按牢禮必全牲所謂函牛之鼎是也聘雖無俎卽全鼎

可見其全俎是一人禮食不分左右胖公食之外又有聘禮可證而或以合升之法專爲豚言之誤矣兩人以上則以右胖爲尙又可徵之昏禮之饋舅姑經云舅姑入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合升者謂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少牢止升右胖於鼎特牲饋如少牢其左胖各俎當自鑊載之有司徹左右胖皆自鼎載於俎則自鑊升於鼎可知鄉燕射皆自鑊載俎不升鼎側獨也側載者謂獨載一右胖也右胖尊賓祭皆用之注謂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非也同牢之禮昏義謂之同尊卑今以新至之婦而分舅姑之尊卑似非情所敢出如以右屬之舅左屬之姑則是分載而非側載矣無偶曰側左右分載是有偶也儀

禮中側字甚多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注云無偶曰側謂獨尊一醴甒無元酒也又云側酌醴有酌必有薦謂獨有酌者無薦者也士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士虞變吉用左胖謂獨亨一左胖無右胖也士虞經云側亨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明側亨者左胖也又云祝俎髀脰脊脅既止亨一左胖則祝亦用左胖可知祝不嫌於同特牲少牢者祝係生人無膚反吉祭也特牲視側殺謂獨殺一豕牲無羊牲也與此同一文法又北階止一階名曰側階謂止東階有階無西階也皆此義也其舅姑同用右胖者猶之鄉飲之賓介主人同尊故同用右胖不明言之者周人貴右不言可知猶之側殺側亨皆不明言之也至於合升之爲七體謂之豚解

其體解有七有九有十一有十九有二十一隙用之及朱子之
辨審矣兹不復著於篇

學禮管釋卷之三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溝洫井田異制

遂人溝洫匠人井田鄉遂都鄙劃然爲二鄭君明其制朱子言其義治周官者可以無疑矣必欲比而合之是自滋蒙翳而長葛藤也今述鄭宗朱以袪異議而作斯篇

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注云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炘按此六鄉之制里也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注云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也

炘按此六遂之制里也與六鄉同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

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炘按遂二鄰之爲十夫卽鄉之二比也一酇之爲百夫卽鄉之一閭也二鄙之爲千夫卽鄉之二族也四縣之爲萬夫卽鄉之四黨也此鄉遂之所以爲溝洫而不爲井田也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

而定軍令者也

炘按此六鄉之制軍也遂之軍制無文其鄰里酇鄙縣遂與鄉之比閭族黨州鄉同則軍之伍兩卒旅師軍亦與六鄉同鄭君所謂遂之軍灋追胥起徒役如六鄉是也鄉遂之用溝洫即因此以爲準

朱子曰呂燾錄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鄉九一之法又曰李方子錄周制鄉遂用貢法故

十夫有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信也又曰李閎祖錄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田里之

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炘按鄭君以二鄰一酇二鄙四縣解遂人之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又注小司徒謂伍兩卒旅師軍爲因農事而定軍令此鄉遂之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用以四起數之

井田也得朱子反復闡明之而鄭義瞭如矣

詩周頌噫嘻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鄭箋云周禮曰凡治野田（炘按遂人無田字此及疏正義所引皆有田字）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炘按三十里而曰十千維耦明明爲遂人溝洫之制矣噫嘻爲祈穀之詩祈穀在郊則鄉遂用溝洫此乃確證

故鄭君即以遂人之文係之鄉遂之田皆各家百畮無同養公田之事故曰駿發爾私也

以上鄉遂溝洫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圃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注云司馬灋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

郊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

炘按王國百里之內曰郊六鄉在焉六鄉定受田者七萬五千家其餘地則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焉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曰甸六遂在焉六遂亦定受田者七萬五千家其餘地則爲公邑天子使大夫

治之二百里之外三百里之內曰稍大夫之采地在焉王子弟之最疏者亦食地於稍謂之家邑三百里之外四百里之內曰縣卿之采地在焉王子弟之疏者亦食地於縣謂之小都四百里之外五百里之內曰畺公之采地在焉王母弟王之庶子亦食采地於畺謂之大都統名都鄙其都鄙外之餘地皆爲公邑所謂四處公邑也經於甸言公邑於稍縣畺言正田互文見義以明甸有六遂正田稍縣畺亦有餘地公邑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故載師之職統及之焉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注云征稅也言征者以供國政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又匠人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灋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賈公彥小司徒疏云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

炘按都鄙既爲井田則三百里之稍四百里之縣五百里之都皆九一而助矣而載師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

二者指公邑而言故鄭君云釆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也

以上公邑溝洫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釆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元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

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

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朱子曰萬人傑錄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卻是

炘按井牧之制經不言造都鄙鄭知爲造都鄙者大司徒言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通率二而當一乃井牧之法今此經云井牧其田野故鄭知此經爲造都鄙也又井地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因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采地凡四都都鄙之數以是爲極也然則鄭氏之言求之於經信而有徵矣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
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
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
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
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
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圜壥二十而
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

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圻按此下當有司馬遷曰一段今已佚不可攷矣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灋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圻按上文只引載師並未引司馬灋此云以載師司馬灋論之知上注有脫文也然今司馬灋亦無論周畿內用貢法之文賈疏以爲鄭非虛語但吾儕所不見極是孔穎達詩正義以爲此司馬灋即鄭小司徒注所引之司馬灋彼論井田非論鄉遂溝洫何得牽合爲一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圻按詩春秋論語孟子皆見上文此總而論之益見司馬灋之爲脫注也貢者自治其所受田

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炘按畿內用貢法專指鄉遂公邑而言公邑達乎甸稍縣畺千里之畿皆在其內故曰畿內其三等采邑則入下文邦國中小司徒注所謂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是也邦國用莇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也炘按邦國用莇法兼采地言之采地凡三等小司徒注所謂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也畿內稅有輕重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一而稅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炘按此邦國專指外諸侯言明外諸侯國中與野尙兼行貢助二法益知天子之鄉遂都鄙異制矣

朱子曰葉賀孫錄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
說處卻未見卻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

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
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
注自然大川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
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
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
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
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爲自然川也

炘按鄭君匠人注論采地鄉遂異制援引經傳以意會通朱子所謂極仔細者也總而論之溝洫井田之異約有數端鄉遂以十爲數與溝洫配都鄙以九爲數與井田配異者一鄉遂用溝洫便於行貢都鄙用井田便於行助異者二溝洫夫間有遂井田田首爲遂異者三井田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溝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川周其外異者四溝洫之川人爲之井田之川在兩山之閒乃自然大川異者五井田溝澮稀少溝洫溝澮稠多異者六然則溝洫井田斷不可合而爲

一其鄉遂之所以溝洫稠多者朱子論之詳矣

朱子曰沈僩錄予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横爲川洫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

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前復有横畝向
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
馬之利也
炘按朱子以鄉遂之地人衆而能盡地利遠則反是似
猶待後人之論定至謂鄉遂之溝洫稠多者所以寓設
險之意則確不可易竊意井田之制自古爲然王者易
姓受命相因不改周所改者惟鄉遂之溝洫一二百里
之内尙非難事其必多爲溝澮者既有以備水旱而設
險守國之意即存乎其中諸侯亦有三郊三遂觀孟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鄉遂亦必爲溝洫

而野外仍用井田矣

以上都鄙井田

附論匠人注緣邊之民治溝治洫不出田稅

鄭君注匠人謂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四十六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後人多疑其說竊意鄭君此注於經雖無所見然亦必有所受之非徒巧於布算已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夫子謂之盡力乎溝洫畎之入遂遂之入溝溝之入洫洫之

入澮澮之入川由小而注大由淺而注深血脈流通而後水潦可以無患溝洫一年而不治則淤塞者以寸計矣數年而不治則淤塞者以尺計矣而況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徑畛涂道一年而不治則廣者側而高者夷矣數年而不治則側者狹而夷者卑矣徑畛涂道之土瀉入於遂溝洫澮之中則淤者益淤而溝洫病溝洫病而川亦因之以病月令曰道達溝瀆管子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尚書大傳曰溝瀆壅遏（遏當作過）水爲民害皆言溝洫不可不治也治溝洫之夫與後世之淺夫堤夫相似淺夫堤夫皆募民爲之或按

畝派夫民自僱役或履畝徵費官自僱夫於是豪戶飛灑胥吏剋扣之弊種種叢生因而或議裁葦或改停役停役夫候大挑調用或徵銀一兩六錢為銀差或改折徵折徵每名歲徵銀六兩貯庫治葦無常民與官俱困以是求水道之治不亦難哉周禮治溝洫之夫即以緣邊之民為之以一成之地論治洫者至三十六井以一同之地論治澮者至三千六百井不可謂不多矣然畝不加徵一粟國不費帑一錢溝洫永賴而一律疏通水旱有資而每歲大有其所得不又多乎且國家出入之度入之多而出之亦多入猶之不入也入之少而出之亦少不入亦猶之入也古之聖帝明王爲長治久安

之策者豈與民爭此田稅之多入哉後之講水利者其尚有取於鄭君之法焉

釋三等授田之制

周禮授田有三等見於大司徒者爲都鄙之制見於遂人小司徒大司馬者爲鄉遂之制經文秩然不紊自鄭君各注參差錯出遂滋疑竇今列經文於前以清眉目後條辨注說以釋之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炘按此都鄙授田之制但云不易一易再易無上地中地下地之分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炘按此六遂授田之制郊外曰野王畿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遂在百里之外二百里甸之內則郊之外也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統謂之都鄙都鄙以不易一易再易授田不易者即此經之上地一

易者即此經之中地再易者即此經之下地一易二百
畮即中地田百畮萊百畮再易三百畮即下地田百畮
萊二百畮惟不易祇有田百畮無萊五十畮與遂人異

小司徒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

炘按此六鄉授田之制同於六遂者也六鄉之授田無明文鄭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節此云上地即遂人之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也都鄙名不易不

名上地此云中地即遂人之中地田百晦萊百晦也都
鄙名一易不名中地此云下地即遂人之下地田百晦
萊二百晦也都鄙名再易不名下地然則鄉之田制與
遂同審矣遂人言上中下田制而不言受上中下田之
人數此云家七人者授上地家六人者授中地家五人
者授下地則遂又與鄉同矣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
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
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炘按大司馬所云乃鄉遂合一之制上地食者參之二卽遂人之田百晦萊五十晦以百五十晦三分之歲耕可食者參之二也中地食者半卽遂人之田百晦萊百晦以二百晦中分之歲耕可食者得二百晦之半也下地食者參之一卽遂人之田百晦萊二百晦以三百晦三分之歲耕可食者參之一也與遂人授田之制合也上地可用者家三人卽小司徒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也中地可用者二家五人卽小司徒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也下地可用者家二人卽小司徒

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也與小司徒須比灋於六鄉之制合也古者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鄉不足始取六遂大司馬所令之賦卽六鄉六遂之賦故云以地與民制之

又按三等授田見於經者如左觀於遂人小司徒大司馬之制而知鄉遂之上中下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無異其上地多萊五十畮者所以優近也觀於大司徒之制而知不易一易再易與鄉遂之上中下無異其不易之田無萊五十畮者井田之正法也都鄙用井田然鄉遂

云上中下地都鄙云不易一易再易又其所以别也自注說參差不一遂滋後人之惑今列於后而辨之學者纔析經文自知注說之不能歸於一定矣若衆家之說皆因注而淆玆不臚舉云

載師注云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節下同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

炘按不易一易再易大司徒之造都鄙如是經有明文何得謂爲六鄉之制注與經不合

又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

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乘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

炘按二百里甸之遂地當受上中下之地其稍縣都則都鄙也當受不易一易再易之田鄭統而同之與經不合

縣師注云見首節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

炘按不易一易再易都鄙授田之法不惟在遠郊百里之外并在二百里甸之外以爲郊內與經不合鄉遂有

萊田卽都鄙不云萊田而一易云二百畮再易云三百畮則亦有萊田矣是郊內郊外皆有萊田也因縣師有田萊之數一語遂專以萊屬郊外亦與經不合易本并郊內强以屬之郊內又申之曰書言近尤與經不合

遂人注云見辨其野之土節六遂之民奇受一廛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

炘按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多萊五十畮較之都鄙爲饒六遂近於都鄙先王之制皆近饒於遠猶之國稅皆輕近而重遠也見載師注注反以爲饒遠與經不合

大司馬注云（見凡令賦節）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

炘按上節方千里曰王畿歷數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九服故曰施邦國之政職也此節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古者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大司馬六軍之制出於六鄉六鄉不足則徵之六遂則所謂凡令賦者指六鄉六遂言也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與遂人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田百晦萊百晦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合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二

家五人家二人與小司徒七人之家可任者家三人六人之家可任者二家五人五人之家可任者家二人合則明明爲鄉遂之賦矣注遠援邦國以解之與經不合又按周人都鄙用井田鄉遂用溝洫判然不同故其授田三等鄉遂與都鄙亦異鄭因遂人云以達於畿遂謂其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故往往牽遂與都鄙而一之又因大司徒是鄉官所掌都鄙之制或因鄉而推故又牽都鄙與鄉而一之因大司馬施邦國之政職故牽合鄉遂之賦爲令邦國而不知經文不可誣也學者

與其左右彌縫以求合注說不如以經證經其條理秩然不紊云